

任 寫

若
湮

免於被拘捕的危險

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，不是一個較其他日子特殊的一日，但就在那一天，殖民地政府向全港的社會工作者當頭打了一大棒，提供了他們難有邁向激進化的「天國窄路」的契機。艇戶事件在那一天作了重大轉折，事情更無轉寰餘地，統治者在聽憑那個攪所謂「靜默的革命」的新官初任輔政司大權的「鐵腕政策」底下，一於進行法西斯式的拘捕，不單只拘捕了人，還施出損人尊嚴的重刑事落案手續：填身世／拍照／按指膜／伺嚇／留難保釋權等一連串招數，當時氣氛確是造得頗為緊湊，大有未知伊之胡底之感，再經法庭一站後，殖民地政府的技術立時清楚過來：原來要打擊的是這一批新社會良心的「北斗星」！更要打擊任何支持弱小羣眾行使社會行動的學生和社會改良人士！

無疑是次受打擊最重力的是一向自嘲為

「補爛衫」的社工人員，使這羣一向盡力於社會「邊際羣」的青年熱血者驚愕／激憤／不安，他們竟也會說出以往認為於事無補的憤言：

「真的，社會行動很難理解，如果你站在局外，如果你依然以太多的「社會工作」概念在社會行動上的話。

社會行動是在一個對立的關係上採用的一種步驟。我希望得到我想要的，你拒絕，我迫向前，你不理會，因為你無讓步之意；我再迫前，你已到不能容忍的地步，就狠狠的回擊，用不同的方法，阻止我向前，甚至把我打走、打散。很像一場戰事罷？社會行動的確就是如此。沒有同情、沒有尊重、沒有客觀中立、沒有價講（VALUE FREE），有的只是力量的抗衡，有的只是地強權壓迫和打擊之下如何繼續奮鬥的一份心情。

……不要太書生氣，不要把問題看得太簡單，不要以一套套的社會工作理論來思考今後的事件。無論我們怎樣想，別人也只會以「作戰」的態度來打擊我們。別人是重兵待發，蓄意打擊，我們如果還抱着「社會工作」的心腸，不是太幼稚一點嗎？只有力量，才可以與力量對抗，除此，沒有其他。」

澎湃·艇戶事件號外
遙遙：「你能理解一場戰鬥嗎？」節錄

一口氣錄了三數百字，委實是旗正飄飄，戰意如雷，有而且只有社會工作者們在事件過程中沉痛地覺醒：殖民地之不可理喻及其嘔心的猙獰本質，「社會工作」在當今的香港時空底下，才有時代意義可言。自從在青年運動的曼衍及沉澱底下出現這一批復一批自我意願地，希望用柔和／講解／對話等方式與槍咀／收銀機共處的「健康理性」的好心人，實在前後不知經歷了若干次理想幻滅的工作程式，只是以往總有自行砥礪再次重複工作模式的藉口，儘管個中已漸有人察覺夜幕愈來愈深重，但衝破夜幕的力量總仍嫌微弱。

這次，豺狼一聲不吭地出手，揭起社工界的最大沖激，希望真正地引為教訓，擊開作為社工者優於常人的事業頭腦，抓出智慧心思，為今後再可能展開的工作，賦予創作性的行動策略。萬萬不可重覆故轍：依舊簽名運動／依舊遞交請願信／依舊調查研究／依舊訪問名人／依舊記者招待會一度／依舊發表意見報告書／依舊奔走太極部門，然後，稍進一步，示威！結果就是依舊的束手被捕。之後再抗議與遺憾聲聲，浪

費大量人手於籌募保釋金和庭外聲援，選得各出各的特刊報導事情真相，以為一大堆的名義和廢紙等如行動力量；急就章地轉向與殖民地的狗屁法律討價還價（請緊記殖民地法律與一切非民主的法律出自同一娘胎，沒有這段還有那節，招招一式，都是置人民於「官非」的），如此一來，起事的主題，便成功地被它拖死了。敢問，以後還有羣眾對社工的協助付予信心嗎？羣眾中不乏傑出人材，但衆生泰多阿斗，暗付來的不是趙子龍，阿斗們只有搖頭擺手了。

本來，「請願」的方式是一種態度較溫和的變相示威，請願方式的風行，可由釣運計起，其後各階層羣眾均暗喜以為「下情上達」的穩健方法打開了一條有實效的渠道，至於實質上收件人不屑一顧，可沒有資料稽考。而現在，殖民地當局部署妥當新策略，天時地利人和俱全；北京英國正在交作更好「朋友」／港共承認反共抗暴做錯，今後不幹／專上學生毅力有限／行動團體沒有「法律」地位／安定繁榮論市場受落／羣眾組織經濟和時間均短缺，就看你們這班非官用的反斗社工有何能耐，從事政策「正軌」外的運轉！？

尤記得，以前的「工人周報」曾介紹過不少外國的出色而又絕妙的羣眾性社會行動，每次出擊均有所獲，它未必鼓吹政治化的武力行動，結果卻比政治化更有效果，相信這方面必是今後本港社工界樂於借鏡的罷。另一方面，在社會服務聯會名下，似有一個社工協會的組織，好應該將它抽出制度框框而加以強化，比如立刻成立各個實效的行動組，成立互委會式的分區行動分會，進行平時的社區領袖訓練和社會分析課程，動員時便非局限於學生哥的小撮人所可比擬，最緊要的是真正將感情與社區羣眾溶入，不要平時人不見，緊時急拉伙；平靜時猛犛昇平娛樂，戰鬥起來何來同仇敵愾之心。既然認識「作戰」的時刻已到，哪能不集訓？

這僅只是一段段不連貫的斷想，但提及之種種情況都是社工界很多人所熟知而又難以突破的局面。鳳凰涅槃，盼只盼本港社工界能夠從艇戶事件一役，在火中超升，不，在人間的地獄火海殺將出來！

上期更正：作者筆名：「若湮」該是「若湮」

第二段——團聚於「四季文學」旗下該是「四季文學會」；

第三段——王曉詳等人稍鬆忘禁該是言禁；

第四段——……感受資本主義的毒氣……該是毒氣；

第五段——……外資在台灣的狂恣與及……該是與及；

又……寫題跋該是寫序題跋。